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三

泰山群兽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于洪梅◎译



THE BEASTS OF TARZ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三

泰山群兽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于洪梅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山群兽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于洪梅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人猿泰山系列之三)

ISBN 7-5004-3125-2

I. 泰… II. ①巴…②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79 号

2001/10/11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尾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绘画	李晋
技术编辑	李建	文内插图	李晋 吴璞之 朱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2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第 一 章	绑架·····	(1)
第 二 章	靠岸·····	(10)
第 三 章	海湾猛兽·····	(21)
第 四 章	希塔·····	(35)
第 五 章	姆嘎比·····	(46)
第 六 章	一群怪异的水手·····	(56)
第 七 章	出卖·····	(66)
第 八 章	死亡之舞·····	(76)
第 九 章	是义举还是恶行·····	(87)
第 十 章	瑞典人·····	(98)
第十一章	坦布德扎·····	(108)
第十二章	一个黑人恶棍·····	(118)
第十三章	逃生·····	(130)
第十四章	独闯丛林·····	(139)
第十五章	顺流而下·····	(149)
第十六章	暗夜之中·····	(160)
第十七章	在“金西特”号的甲板上·····	(170)
第十八章	保罗威什的复仇阴谋·····	(180)
第十九章	“金西特”号的最后一刻·····	(194)
第二十章	重回丛林岛·····	(199)
第二十一章	丛林中的法则·····	(211)



第一章 绑架

“这件事情简直太神秘了，”德阿诺说，“我敢担保，不管是警察还是便衣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知道的事儿，别人也都知道，就是尼古拉斯·罗可夫跑掉了。”

约翰·克雷顿·格雷斯托克勋爵——也就是“人猿泰山”——沉默地坐在他的朋友保罗·德阿诺在巴黎的公寓房间里，沉思地盯着他自己光亮的靴子。

这个从法国军事监狱里逃跑的大魔头使他想起了许多往事，当初，这个大魔头就是因为他的证词才被判处终生监禁的。

他想起罗可夫曾经执掌了他的生杀大权，并且意识到这个人在再次获得自由以后，他打算做的事情和他以前做的恶事没什么两样。

泰山刚刚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返回伦敦，以逃避雨季给瓦西里那块广阔的土地带来的危险和不适——那片广袤的非洲的土地曾一度以泰山为王，而现在它是勇敢的瓦西里战士们的土地。

他是顺路来海峡对他的老朋友进行一次短暂的拜访的，但是俄国人逃跑的消息给他的拜访投下了一层阴影，所以尽管他才刚刚到，他已经在考虑要不要立刻回伦敦去了。

“保罗，我并不是害怕自己有什么危险，”他思忖再三说，“过去许多次我都挫败了罗可夫妄图控制我的生活的阴



谋，但是现在，我有另外的东西要考虑。除非是我看错了这个人，我认为他会迅速地通过袭击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来向我挑衅的，因为他很清楚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加害我。我必须马上回到我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去，和他们待在一起，直到罗可夫被抓住，或者被打死。”

这两个人在巴黎谈话的时候，另外有两个人也正在伦敦郊区的一座小草房里密谈。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长着同样凶恶的脸。

其中一个人留着胡子，另外一个人显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牢狱生活，脸色苍白，只是最近几天才长出了一些胡须，正在说话的就是这个人。

“你必须把胡子剃掉，阿利克斯，”他对他的同伴说，“不剃掉胡子，他会一眼就认出你来。我们必须在一小时之内就离开这儿，当我们在‘金西特’号的甲板上再见面的时候，希望我们俩人已经把那两位尊贵的客人搞到手了，他们对我们安排的这次快乐的旅行还一无所知哪！”

“两个小时之内，我将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一起动身去多佛，到明天晚上，如果你是按照我的命令小心行事的话，你和另外一个人也将到达那里，当然，除非是他已经按照我所预想的那样能迅速地返回伦敦。”

“我亲爱的阿利克斯，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我要多谢那些愚蠢的法国人，这些天来，他们一直在费尽心机地想搞清楚我是怎么跑出来的，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把我们这次小小冒险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妥当，所以，我想不会有什么小差错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了。现在，再见吧，祝你好运！”



三个小时以后，一个送信人来到了保罗·德阿诺上尉的家门口。

“有一封给格雷斯托克勋爵的电报。”他对来开门的仆人说，“他在吗？”

仆人点了点头，然后签收了信件，把它拿给泰山。他正准备离开，返回伦敦去。

泰山撕开信封，一看，脸色就变白了。

“你来看，保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那张信纸交给德阿诺。“事情已经发生了。”上尉接过电报读了起来：

杰克被人从花园里偷走了，新来的仆人是同谋。赶快回来。

——珍妮

一到伦敦的家门口，泰山就从那辆到车站去接他的敞篷汽车里跳出来，几步跑上台阶，门口站着一位已经哭干了眼泪，几乎疯狂的女人。

珍妮立刻对克雷顿讲了她所知道的孩子被偷的整个经过。

当时，孩子的保姆正推着婴儿车在房子后面的花园里一边走，一边晒太阳。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在街角停了下来。保姆看了一眼，但是并没有在意，只记得那辆车上没有乘客，但是它停在路边，马达还在开动着，似乎是在等着某个人从房子里出来，坐上车就走。

几乎就是在同时，新来的仆人卡尔从格雷斯托克的房子里跑出来，对保姆说女主人有几句话要对她说，于是保姆就把婴儿留给卡尔照看，让他等她回来。

保姆说她丝毫没有怀疑卡尔的动机，可走到房门口的时候



候，她突然想到要告诉卡尔一声，不要掉转婴儿车，这样就可以避免让太阳光照到孩子的眼睛。

就在她掉过头来要对卡尔说话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卡尔正推着婴儿车迅速地向街角走去，同时，她看到出租车的门敞开了，一个凶恶的面孔在车门口闪了一下。

她本能地意识到孩子要出事了，尖叫了一声冲下台阶，朝出租车跑过去，卡尔正把孩子交到那个凶恶的人手里。

就在她要跑到车跟前的时候，卡尔一跃坐到了他的同伙旁边，“砰”地一下关上了车门。司机马上就准备开车走，但是显然车出了毛病，发动机转不起来了，一时走不了。司机使劲把车挡往后一搬，车后退了几英寸，准备再一次往前冲。这就给保姆几分钟时间来到了出租车旁边。

她探进头去，想把孩子从那个陌生人手中抢回来，她一边高声尖叫，一边厮打，紧紧地扒住车门不放，哪怕车已经开动了。最后，车已经全速开动起来了，离格雷斯托克家越来越远，这时，卡尔一拳重重地打在了保姆的脸上，一下子把她打到了便道上。

她的尖叫声把附近人家的人们都惊动了，人们都跑了出来，格雷斯托克家的人也不例外。格雷斯托克夫人已经看到了这个姑娘的勇敢搏斗，她自己也曾试图赶到车门口去，但是太晚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格雷斯托克夫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抢孩子的人会是谁，直到她的丈夫告诉她，尼古拉斯·罗可夫已经从囚禁他的监狱里跑出来了，他们本来以为他会在那里关一辈子。

泰山和他的妻子正在商量救孩子的最好的办法的时候，



在他们旁边的书房里，电话铃响了。泰山迅速地拿起了话筒。

“是格雷斯托克勋爵吗？”话筒那边一个声音问道。

“我就是。”

“你的儿子被偷走了。”那个声音说，“只有我一个人能帮你找到他。我认识那伙偷他的人。事实上，我和他们是一伙的，本来好处也有我一份，但是现在他们想甩开我，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我可以帮你把孩子找回来，只要你答应不指控我有罪。你看怎么样？”

“如果你能把我带到他们藏我儿子的地方，”泰山回答说，“你就没什么要担心的了。”

“那好。”那个人回答，“但是你必须一个人来跟我碰头，只有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我不能让别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那么，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你碰头呢？”泰山问。

那个人告诉他一个酒馆的名字和所在的位置，是多佛一个名叫“水前”的地方，那是许多海员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你就来吧。”他说，“在今天晚上十点左右。早到了没什么好处。你的儿子到那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可以偷偷地领你到他被藏的地方。但是要记住一定要一个人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通知苏格兰警方，我可认识你，会严密地监视你的。

“万一有什么人陪着你，或者是我看见有可疑的人跟着你，他们可能是警察局的暗探，我就不会露面了，你也就失去了救儿子的最后机会了。”

没有再说什么，那个人就挂断了电话。



泰山对他的妻子重复了一下他们刚才谈话的要点。她要求陪着他一起去，但是他坚持要按照那个人说的去做，他担心如果不是自己单独去的话，那个人就不会帮助他了。就这样，夫妻两人分手了，泰山赶着去多佛，他的妻子，则不情愿地等在家里，等待他告诉她此行的结果如何。

在他们再次见面之前，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那冥冥之中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或者将来会怎样——但是又怎么能想得到呢？

泰山离开了有十分钟了，珍妮·克雷顿一直在书房的丝绒地毯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她一颗做母亲的心在疼痛，因为这是她的第一个儿子，却被偷走了。她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恐惧，真是痛苦不堪。

尽管她的头脑告诉她，她的丈夫按照那个神秘的人的吩咐单独前往，不会出什么事，她的直觉却不允许她放弃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她觉得有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她的丈夫和孩子。

她想得越多，就越发坚信刚才的电话只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使他们不能采取什么行动，而孩子却已经被安全地藏好了，或者已经被送出了英格兰。也许这只是一个诱饵，是为了引泰山上钩，落到无情的罗可夫手里。

这样想着，她便不再只是睁大眼睛满怀恐惧了。她马上有了主意。她看了一眼挂在书房墙角上的挂钟，它正在嘀嗒嘀嗒响个不停。

现在去赶泰山乘坐的那趟开往多佛的火车已经太晚了。后面还有一趟，但是，这趟车可以把她及时送到波特海峡去，能够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到达陌生人曾经告诉她丈夫的那



个地址。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泰山来到了位于多佛“水前”的小酒吧，他走进去，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穿得严严实实的人从他身边经过，向街上走去。

“跟我来，勋爵！”这个陌生人低声说。

泰山转身跟他走出来，进了一个小胡同。那个人显然很熟悉这个地方。走出小胡同之后，那个人又一次把他领到黑暗之中，来到一个码头旁边，这里到处是乱七八糟的箱子，昏黑一片。走到这儿他停了下来。

“孩子在哪儿？”格雷斯托克勋爵问。

“在那边的一艘小船上，你站在这儿可以看见灯光。”那个人回答。

在昏暗的光线下，泰山使劲地想看清和他同行的这个人的相貌，但是他想不起他曾经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猜到这个向导就是阿利克斯·保罗威什，他以后才知道这个人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他在路上的每一步都设下了危险的诱饵。

“现在没人看着他。”这个俄国人继续说，“那些看着他的人认为现在已经安全了，完全摆脱追踪。这伙人有两个人除外，但是我已经用杜松子酒把他们灌倒了，他们会安安静静地躺上几个小时，所以‘金西特’号的甲板上再也没有别人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船去，找到了孩子就回来，什么也不用担心。”

泰山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开始吧。”他说。

他的向导领着他来到一条泊在码头附近的小船旁。两个人上了船，保罗威什迅速地把小船划向停在不远的那艘汽



船。那条船的烟筒里正往外冒着黑烟，但这一点也没引起泰山的注意。他想的只是几分钟之后他就能把他的儿子抱在怀里了，他的脑子被这个念头占满了。

在汽船的边上，他们发现一条绳梯正好从上面垂下来，紧挨着他们头顶。两个男人平安地顺着绳梯爬了上去。他们在甲板上一落脚，就迅速地藏到了船尾，这是那个俄国人选好的地方。

“孩子就藏在下面，”他说，“你必须下去找他，因为说不定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会吓得大声哭叫，你下去会好一点。我站在这里给你放哨。”

泰山想要把孩子救出来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于他对那些“金西特”号上的奇怪情况没有半分怀疑。比如说尽管蒸气弥漫，可是甲板上却空无一人，还有那从烟囱里冒出一缕一缕的黑烟，也说明船马上就要开了，他却也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一想到再过一刻他就可以把自己亲爱的小宝贝抱在怀中，所以尽管下面一片漆黑，泰山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但他还来不及松开扶着甲板的双手，就有一个重重的东西落了下来，把他关在了下面。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不但没能救出儿子，自己也落入了敌人手中。随后，他使劲地想把这个东西掀起来，回到甲板上去，可是怎么也掀不动。

划亮一根火柴，他看了看自己所处的困境，发现这是一间和主舱隔开的小屋子，头顶上有一个舱盖，是惟一的进出途径。很明显，这个房间是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一间小牢房。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别人。如果孩子是在“金西



特”号上的话，他肯定是被关在另外的什么地方。

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婴儿到一个成年人，泰山一直在野生的丛林里游荡、出没，从来没有任何人类陪伴他，在他人生的最重要的阶段，他学会的是像猛兽一样来处理他的痛苦与他的欢乐。

所以，对自己的这种命运，他既不狂怒也不焦躁，他只是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步会有什么东西降临到他的头上，尽管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使自己脱离险境。最后，他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这间牢房，试了试用来做墙壁的那些厚木板，量了量头顶的舱盖离自己有多远。

就在他忙于做这些事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机器的震动声和螺旋桨的旋转声。

船要开动了！它要去哪儿？带给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就在这些想法迅速地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发动机启动的嘈杂声也传进他的耳朵里，使他一下子冷静下来了。

从他头上的甲板上传来一个女人惊恐的尖叫声，那么的清晰、尖利。



第二章 靠岸

就在泰山和他的向导消失在黑暗码头的阴影中的时候，一个蒙着厚厚面纱的女人的身影正急匆匆地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这条小路通往那两个人刚刚离开的小酒馆。

在酒馆门口，她停下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好像是对自己终于能够找到要找的地方感到很满意，然后，她勇敢地推开门走进了这间简陋的小屋中。

一帮喝得半醉的水手和码头工人惊讶地看到他们中间突然来了一位衣着华贵的不速之客。只见她迅速走到一位不修边幅的酒吧女招待身边，这个女招待正半是嫉妒、半是仇恨地盯着眼前这位比她幸运的同性。

“你刚才在这儿看到一位高个子、衣着讲究的男人了吗？就在几分钟以前？”她问道，“他来这儿和另外一个人碰头，然后他们一块儿离开了。”

女孩儿肯定地点了点头，但是不知道他们朝什么方向去了。一个水手凑了过来，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就告诉她们说，他刚才准备进酒吧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正好离开，朝码头方向走了。

“你给我带路，”这个女人说着，把一个硬币塞到了那个男人的手里。

这个男人就带她离开了酒馆，两个人一起迅速地朝码头走去。他们沿着码头向前走，一直走到水边，看见一艘小船



正慢慢地划进附近一艘汽船的阴影中去。

“他们就在那儿。”这个男人低声说。

“如果你能找到一艘小船把我送到那艘汽船上去，我就给你十个英镑。”女人说道。

“那就要快一点儿了。”这个男人回答：“因为我们一定要在‘金西特’号起锚之前赶过去，它已经在那打着火等了三个小时了，就为了等一个乘客。一个小时以前，我和那艘船上的一个船员说过话，是他告诉我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领着这个女人来到码头的尽头，他知道那里停泊着另外一条小船。他让女人上了船，然后把船推进水中，自己也跟着跳了上去。两个人迅速地划了起来。

来到汽船旁边，那个男人就伸手索要他的报酬。来不及点清楚确切的钱数，女人急忙把一叠纸币塞到他伸出的手里。男人瞥了一眼就知道这把钱远比她刚才许诺的要多得多。他协助女人爬上了梯子，然后就把他的小船紧紧地靠在汽船的旁边，以备一会儿可以有机会再把这位慷慨的乘客送回到岸边去。

但是很快就传来了轻便发动机的声音和一只钢桨的划动声，证明了“金西特”号一直在起锚待发的事实。过了一会儿，这个等着的人听到了螺旋推进器的旋转声，慢慢地，汽船开动了起来，渐渐驶离他进入了航线。

就在他掉转船头准备划回岸边的时候，他听到那艘汽船的甲板上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天知道她是不是很倒霉。”他自言自语地说，“反正我已经得到一卷钞票了。”

当珍妮·克雷顿爬上“金西特”号的甲板的时候，发现



船上竟然空空荡荡的，甲板上根本没有她要找的人的踪影，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于是，她就开始四处寻找她的丈夫和孩子，希望能够在这艘船上找到他们。

她很快就来到船舱旁。船舱是一半在甲板上面、一半在甲板下面的。她急匆匆地下了船梯来到主舱，主舱两边都是船员们的小房间，她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扇门迅速地关上了。她在主舱里走了一圈，然后放慢了脚步在每一扇门外侧耳倾听，偷偷地试着打开门闩。

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音，所以她自己惊恐的心跳声听起来好像充满了整个船舱，响得如同惊雷一般。

她悄悄地打开一扇又一扇门，但是每次都是只看到空空的房间。她太全神贯注了，没注意到船上突然有了行动，以及发动机的颤动声、螺旋推进器的旋转声。她慢慢来到右首最后一扇门的门前，就在她推门的一刹那，她被门里一个有力的黑脸男人抓住了，被他一把拉到了这间乱七八糟、气味刺鼻的屋子里。

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她一跳，但是，她仅仅惊叫了一声，那个男人就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她的嘴。

“等我们远离了陆地以后，亲爱的，你扯破了嗓子叫唤也没人管了。”这个人说。

克雷顿夫人转过脸来，看到了一张和她贴得很近的狡猾的、长着胡子的面孔。这个男人稍微放松了一下堵着她嘴唇的手，她一下子认出了这个人，不禁大吃了一惊，从他的手里挣脱了出来。

“尼古拉斯·罗可夫！”她叫了出来。

“正是你忠心的爱慕者。”俄国人回答，还鞠了一躬。



“我的孩子在哪儿？”她迫不及待地问，根本不顾他那过分亲昵的称呼——“他在哪儿？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怎么能够这么残忍？尼古拉斯·罗可夫，你不会连一点仁慈和善心都没有吧？告诉我他在哪儿！他是在这条船上吗？哦，我求求你了，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

“如果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话，我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罗可夫回答。“但是要记住，是你自投罗网的。你是自愿来到这条船上的，所以你就要自食其果。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他自己又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样的好运会自己撞上门来。”

然后他就锁上了他的俘虏的舱门，走到甲板上。从这以后她有好几天没有再见到他。事实是尼古拉斯·罗可夫是一个并不怎么样的水手，“金西特”号从航行的一开始就遭遇到的大风浪使这个俄国人晕船晕得死去活来。

在这期间，她惟一见过的一个人是一个笨拙的瑞典人，“金西特”号上的笨厨师，每天来给她送饭。他名叫西文·安德森，他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东西就是他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这个名字。这个人个子高高的，骨瘦如柴，长着长长的黄胡子，一张不干净的脸，还有脏指甲。一看到他那脏脏的手指头浸在不冷不热的菜里，他总是这个样子——那好像也是他的烹调手艺中一个值得骄傲的组成部分，珍妮一下子就没有了食欲。

他那双小小的、蓝色的、总是眯缝着的眼睛从来不与珍妮的眼睛对视。他的一张脸孔总给人一种奸险狡诈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通过他那猫一样的走路姿势表现了出来，这样一来，人们总觉得他是一个笑里藏刀的人，他确实有刀子，

